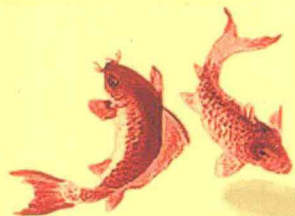


高阳◎著

小凤仙

下



高阳◎著

小凤仙

下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录

下册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6 | 登极大典 | 1 |
| 17 | “天祸中国,元首谋逆” | 19 |
| 18 | 国际风云变幻 | 35 |
| 19 | 洪宪皇帝手谕 | 64 |
| 20 | 护国军北上 | 83 |
| 21 | 慰庭总统老弟 | 97 |
| 22 | 高处不胜寒 | 116 |
| 23 | 授刀礼 | 148 |
| 24 | 南中国传檄而定 | 161 |
| 25 | 送命二陈汤 | 170 |
| 26 | 凄凉一代枭雄 | 190 |
| 27 | 旷代逸才杨度 | 214 |
| 28 | 北洋揽政局 | 230 |
| 29 | 红粉知己 | 255 |
| 30 | 早知李靖是英雄 | 272 |



16 登极大典

蔡锷口中所谓的“上灯”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这天是十二月十一。虎坊桥的参议院，一大早就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八点一过，参政陆续到达。九点一到，摇铃开会。台上只得两个人，一个是副院长汪大燮，一个是秘书长林宗孟；两个人的表情，大异其趣，汪大燮愁眉苦脸，林宗孟精神抖擞。

“今天，”汪大燮有气无力地说道，“参议院代行立法院，举行解决国体问题总开票。一切情形请秘书长向同仁报告。”

于是林宗孟昂然起立，先向主席一鞠躬，然后向台下一鞠躬，轻咳两声，清一清嗓子，用一口福建官话大声报告：“第一，全国国民代表总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，投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，全体一致，赞成君主立宪；第二，各省国民代表，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；第三，本院受各省国民代表委任为总代表，进行恭戴事宜。”

报告一完，台下响起很复杂的声音，有掌声，有低语，有诧异，也有叹息和冷笑。但最突出的是一声：“主席！”

这声“主席”是两个人同声在喊，也同时举起了手；汪大燮一看是杨度



和孙毓筠,知道他们要讲的话都一样,便不作声,让他们自己去协调,究竟由谁发言?

“哲子!”孙毓筠觉得应该让步,将右手放了下来,“你讲吧!”

“作为我们共同的意见好了。”杨度说了这一句,便不等主席允许,站起来朗声发言,“既然全国一致赞成君主立宪,并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,本院理应据实咨报政府。”

说到这里,杨度停了下来,意思是等主席裁决;汪大燮却不作主张,转脸说道:“林秘书长,该怎么办,请你答复。”

林宗孟点点头,站起来说道:“杨参政的意见,完全符合本院办事规制,秘书厅自当照办。”

“其次,”杨度又说,“本院既承各省委托为总代表,更应该以总代表名义,恭上推戴书。”

“附议!”孙毓筠立即响应。

此外疏疏落落的还有些人表示“附议”,而沉默的占绝大多数;但沉默亦可以作为“意思的表示”。林宗孟越俎代庖替主席宣布,杨度的提议无异议通过。

接下来就要起草推戴书了,一出双簧是早就安排好了的。杨度提议由秘书厅草拟,而秘书厅拿出来就是,由林宗孟当众宣读:

奏为国体已定,天命攸归,全国国民吁登大位,以定国基,合词仰乞圣鉴事。

刚读了个事由,会场中便有“嗡嗡”然的窃议之声,怎么会是奏折的格式?然而不用奏折又用什么?台下这样聚讼纷纭,台上的声音,却越发

高了：

窃维帝皇受命，统一区夏，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，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。《书》云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燕及皇天，克昌厥后。”盖维应天以顺人，是以人归而天与也。溯自清帝失政，民罹水火，呼吁罔应，溃决势成，罪己而民不坏；命将而师不武。我圣主应运一出，薄海景从。岌然将倾之国家，我圣主实奠安之。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，皇天景命，始集于我圣主。……然共和国体，不迳国情，上无以保世滋大之宏规，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。盖惟民心有所舍也，则必有所取；有所去也，则必有所归。今者天牖民衷，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；民归盛德，又全国一心，以推戴皇帝。我中华文明礼义，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；我皇帝睿智神武，为亿万人归心之元首……

宣读完毕，孙毓筠领导高呼“万岁”，表示赞成之意；当时便由秘书厅将预先抄好的奏折——用前清的规矩，黄面红里，表示喜庆，由林宗孟亲自呈送公府。

公府里亦早有一道“申令”预备在那里，随即颁发，说：“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，固尝掬诚宣言，此心但知救国救民；成败利钝不敢知；劳逸毁誉不敢计，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，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。”

接下来说：“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，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，又何可付之不顾？在爱我之国民代表，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。尚望熟筹审虑，另行推戴，以固国基。”这就很明显地表示出来，他虽谦辞帝位，却并不反对帝制。不但如此，还特地敲钉转脚说了一段话：“本大总统处此时期，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，维持全国之现状。”这是法制局长顾鳌的得



意之笔，仿照“看守内阁”的意思，暗中催促。若没有人具此才德，堪登大宝，再说也不迟，非推戴出来不可。

于是这天下午五点钟再度集会，秘书长林宗孟读了由那道申令改头换尾的咨文以后，孙毓筠一马当先发言：“这事既然是全国一致的公意，元首一定不会过拂輿情，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，呈递第二次推戴书。”

接着便又是无异议通过，仍由秘书厅起草推戴书。许多参政站起身准备离席时，秘书长林宗孟赶紧站了起来，挥着双臂大声说道：“各位参政先生请到休息室暂时休息。还有第二次推戴书要宣读通过。”

冬日昼短，这时窗外已漆黑一团，有个参政便气呼呼地问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！推戴书又是四六文章，等弄好不要半夜了吗？”

“很快，很快！”林宗孟一叠连声地说。

果然很快，快得出奇，两千六百字的一篇文章，只花了十五分钟就已脱稿；但是，念一遍却花了半个钟头。

第二次的推戴书，是针对袁世凯的谦让之词所作的颂扬，前一段“就功烈言之”，文章好做，共有六项：“经武、匡国、开化、靖难、定乱、交邻。”只要摭拾袁世凯一生的事迹，加油添酱，便六十项也凑得出；难的是后半段，“再就德行言之。”

讲德行自然忠为第一。赵匡胤黄袍加身，万般无奈，篡位之罪，难逃于天地之间。而况袁世凯先朝旧臣，而宣统皇帝近在咫尺，自“不无更姓改物之嫌，似有以新旧乘之感”，须得为他洗刷。

为了袁世凯曾一再自命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忠臣，所以先从他的“臣节”说起；而恰好有那么一段溥仪嗣位，隆裕太后说要为光绪报仇，打算杀袁世凯的传说可以利用，说“向使冲人嗣统之初，不为谗言所入”。满清竟似可以不亡。

推戴书的立论是：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先后驾崩，所谓“冲人”的三岁小儿溥仪入承大统，要不是听信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及载洵、载涛这班亲贵的“谗言”，驱逐袁世凯回籍养病，而是“举国政朝纲之大，一委诸他这个元老之经营，将见纲学目张，百废俱举；治平有象，乱萌不生，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？”

接着，提到优待清室的“特别条件”，认为是袁世凯“极意绸缪”，对清室“洵属仁至而义尽”。至于历数推移，非关人事；袁世凯之所以取得帝位与清室无关，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：

……曩则清室鉴于大势，推其政权于民国，今则国民出于公意，戴我神圣之新君。时代两更，星霜四易，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，自无故宫禾黍之悲。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，复睹汉宫威仪之盛，废兴各有其运，绝续并不相蒙，况有虞宾恩礼之隆，弥见兴朝覆育之量，千古鼎革之际，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。

这个说法是有所本的，清圣祖当年就曾表示：“历代得天下，未有如本朝之正者。”他的理由是：明朝亡于流寇，崇祯无异死在李自成手里；而多尔衮由吴三桂接引进关，所得的不是大明天下，而是李自成“太顺”的江山。不但如此，击溃流寇，李自成仓皇出奔，死于湖北通山还是替明朝报了仇。林宗孟熟读史书，正好套用这段故实，只要将为前朝报仇，改作向前朝报恩就行了。

等到读完，又是孙毓筠领头，三呼万岁，表示通过。但还要推选呈递劝进书的代表，代理议长汪大燮首先托病。“长民兄，”他敲敲额角说，“我肚子疼，急须如厕，一会就来，会场里请你暂时维持。”说完，悄悄起身，往



后一溜。

这时会场里已经很乱了，有的深怀感触，急于退席；有的在谈推戴书的内容，说念得太快，根本听不清楚；当然，也有热衷于攀龙附凤的，因为人声嘈杂，离座到台前跟林宗孟打交道，自告奋勇。

“好！好！欢迎，欢迎！”林宗孟来者不拒，将愿意劝进的参政的名字都记了下来。

就这样乱哄哄地拟成了一张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代表的名单，为首的是梁士诒。“六君子”当然在内，此外林宗孟本人自不可少。宣读一遍，又是无异议通过。等散了会，林宗孟集合代表，研究呈递推戴书的仪式。

很意外地，谈到这一层上头，起劲的人不很多，梁士诒、杨度等人重在实际，不愿公开玩这套拥戴的把戏。孙毓筠则另有打算。而愿意玩这套把戏的，顾虑着时已入夜，寒风凛冽，新华门前，行人稀少，一出“好戏”无人欣赏，亦未免无趣。而且推戴的目的，是希望“简在帝心”，要紧的是让袁世凯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其他的花样，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。

“既然如此，只好照前清的规矩。”林宗孟索性提出最简单的办法，“原是奏折的格式，就照递折的规矩办。”

宫门递折，在前清是送交内奏事处；现在变通办理，直接送交预定为“宫内大臣”的袁乃宽——袁世凯左右早就称他为“皇上”。许多礼节，亦已仿照大内仪注，所以袁乃宽特意用一个黄匣子盛了那个第二次推戴的奏折，送达“御前”。

这时的“宫内”早就得到了消息，奔走相告：“大总统要做皇帝了。”有的人要看热闹，有的人怕失去了叩贺的机会，所以纷纷向春藕斋集中。当然也有少数人闻风远避的，第一个就是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，料知袁世凯如果接受“推戴”，这道留得千古骂名的“上谕”，一定要他来动笔，所以

早就溜之大吉了。

果然，黄匡子一传进去便找“张局长”，找不到“张局长”便找“夏内使”。就像前清军机“承旨”那样，夏寿田笔不加点地拟了一道申令——这道申令跟中午谦辞帝位用“代行立法院咨”开头的格式，大不相同，完全是前清内阁“明发上谕”的程式。首先就用“据代行立法院奏称”，全叙原文，接一句“等情据此”，然后“降旨”：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予之爱国，詎在人后？但亿兆推戴，责任重大，应如何厚利民生？应如何振兴国势？应如何刷新政治，跻进文明？种种措置，实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？前次掏诚陈述，本非故为谦让，实因惴惴交萦，有不能自己者也。乃国民责备愈严，期望愈切，竟使予无以自解，并无可诿避……

写到这里，夏寿田停下笔来，燃上一枝“炮台”烟，浓浓地喷了两口，自己点点头说：“舍此更无可措辞了！”

果然，袁世凯亦大点其头，说是“立言得体”，很赞了他几句。

“宫内”已经在拟承认帝位的“上谕”，但外面还在纷纷揣测，有人以为袁世凯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贸然称帝。有人以为帝制派紧锣密鼓，进行了这么多天“劝进”的大事，如果不生效果，岂非庸人自扰？尤其是梁士诒，向来老谋深算，决不会干出冒失的事；所以由他的使尽全力看来，可以相信袁世凯一定会接受“推戴”。不过最为人所相信的，是一种折衷的看法，认为袁世凯想做皇帝，已是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的事；但自古劝进，总要三推三让。而又外则英、日，内则清室；在朝则徐世昌称病出京，段祺瑞养病西山，在野则革命党在南方颇有举动，郑汝成被刺、肇和舰起



义,反对势力不可轻视,袁世凯当然要一一布置妥帖,才会安安稳稳,登上“御座”。

因此,第二天“竟使予无以自解,并无可诿避”的申令一发表,自然震惊九城。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疑问和揣测,最令人感兴趣的是,对清室如何?一个国家,特别是在一个城里,怎能出现两个皇帝?可想而知,宣统皇帝一定要被撵出宫外,甚至送入监狱。

为此,颇有好事的人赶到宫前,想看热闹——热闹倒看见了,却不是溥仪被撵出宫,而是筹安会第二号人物后来投入梁士诒旗下的孙毓筠,率领请愿代表在唱“劝进”的压轴戏,长跪新华门前,求“皇帝”即时正位。

跪读了请愿书,只见新华门内出来一个人,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,表示“皇上”已俯顺舆情,接受大位。“大典筹备处”即将成立,登基日期必不在远。于是请愿代表高呼:“中华帝国万岁,万岁,万万岁!”

口号喊完,应该散去了,不道还有节目。跪着的人当中,站起来一个,正步前行,直到新华门宫前台阶前面,复又跪下,拉开嗓子,大声喊道:“中华帝国皇帝,万岁,万岁,万万岁!”

在场“观礼”的老百姓,无不诧为奇事,“这是什么花样?四呼万岁!而且,”有个新闻记者正在问,“为什么要这个人单独来喊?”

一打听之下,才知道他万岁长呼四声是受罚。此人是内政部的一个佾事,名叫汪立元。在筹安会及请愿联合会相继成立,策动各省京官请愿的时候,他一见有机可乘,就组织了一个“宣南俱乐部”,专做介绍请愿的投机买卖。前一天大功告成,孙毓筠即夜召集会议,宣布第二天一早齐集新华门,跪求皇帝正位。散会的时候,三呼“中华帝国万岁”;汪立元一时不检点,喊成了“中华共和万岁”。

这一下犯了众怒,指他故意捣乱,应该处罚。汪立元承认错误,同时

由他自己提出受罚的办法，就是这天早晨，一人长跪，独唱万岁。也有人说，这是汪立元有意制造错误，有意这样受罚，为了要出风头，更为了他“汪立元”三字，能够“上达天听”，深印在袁皇帝的心中。

请愿代表的全部任务到此结束。尽了义务，应享权利，所以都跟着孙毓筠回到请愿联合会，等待发落——孙毓筠一到，先找会计主任，阮忠枢的胞弟阮忠桓，询问遣散办法。

“梁燕老拨了三十万元，说是如何分配他不管，不过都在这里了。”

这意思是“包账”，给得少就落得多，孙毓筠心里一喜，却问道：“你看怎么给法？”

“从九月中旬到现在，不过三个月的功夫，每人都支了两千多，他们也该知足了。”阮忠桓说，“现在不过是发放旅费，近省一百，远省两百，无论如何够了。”

孙毓筠算了一下，代表一共四百五十余名，即以每人二百计算，不过十万元，可以“盈余”二十万；会中职员自然要分润，就算去了一半，自己还有十万元可得，也很不错了。

于是他将该说的话，略略打了个腹稿；然后走到大厅上宣布：“各省代表诸公，任务已完，请暂回本省。每位送路费一百元，远省两百元。将来朝廷如有借重之处，当再邀集各位到京。”

话还没有完，已有人怒声抗议：“什么？一壶醋钱，是打发要饭的吗？”

“不要闹，不要闹！”另有人劝解，“有话好好说。路费不够，可以请求增加。”

“不能加！”孙毓筠接口答道，“就这么多。”

这一下，连态度缓和的人也变得激烈了，“我们又不是脚鱼灯、虾子灯，由你迎来迎去。”原先劝解的那人吼道：“捧你做个龙灯的头，我们连做



龙尾巴都做不着，孙少侯，你良心何在？”

“丧良心的家伙！揍他！”

听说要揍人，孙毓筠吓得脸色大变，掉头就走。这一示弱，越发长了群众的气焰；不知是谁首先“发难”，拾起一把茶壶，像正月里玩龙灯、摔流星似的，脱手一掷，直冲玻璃窗飞去，“哗啦啦”一声大响。接着便敲板凳，扔花瓶，飞茶杯，打得一塌糊涂。

孙毓筠自然十分气恼，躲在后面他那间平日歇午觉的小房间里，不肯出来。而会里的职员，少不得出面相劝。其中最卖力的是一名庶务员，平日为人热心，颇得人缘，只是有一个毛病，好用成语；而且引用成语以前，必先加上“真正教”三字。又因为他姓曾，所以得了个谐音的外号，就叫“真正教”。

“真正教‘凶终隙末’！诸公请息怒。”他乱摇着手说，“都是衣冠中人，这样子，不像样，不像样！”

“闲话少说，非加钱不可，不解决，今天不出门。”

“会里实在困难。真正教——。”

“有困难好商量。”有人打断他的话说，“孙少侯不肯露面，太岂有此理！这是一躲可以了事的吗？”

“少侯先生也是没办法。真正教‘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’，请诸公体谅他不能不躲的苦衷。”

话还未完，有人吼道：“他妈的，‘真正教！’你放的什么狗臭屁？怎么叫‘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’，你当我们是窑姐儿吗？”

一经道破，群起响应：“是啊，这个狗头，可恶之极！”

“真正教”自知说错了话，闯了大祸，欲待分辩告饶，大家已经揎拳掬臂，要来揪他。“真正教”吓得落荒而逃，同时已经有人在打电话报

警了。

“叫吴镜潭来好了!”越发有人跺脚破骂,“不要说巡警,今天就天兵天将来,也得加钱。”

然而到底也有人怕巡警,怕吃了眼前亏;事后就算警察总监吴炳湘道歉,面子总是丢定了,所以动口不动手,改用漫骂的方式。等巡警开到,见此光景,无可为计,只有旁观。

僵持了个把钟头,内务总长朱启钤得信赶到,一面劝请愿代表一面劝孙毓筠,做好做歹,讲定每人加发路费两百元,方始了事。

* * *

调处了这场纠纷,朱启钤拉着孙毓筠匆匆而去;中南海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会议必须参加。

这个会议是大典筹备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——大典筹备处早已成立,非正式的会议也已开过好几次。但袁世凯称帝的申令未下,这个处是个黑衙门,直到这天,才可以公然出现,正式会议。

会议的主席就是朱启钤,他是大典筹备处的处长。

处员一共十二人:梁士诒、周自齐、张镇芳、杨度、孙毓筠、唐在礼、叶恭绰、曹汝霖、江朝宗、吴炳湘、施愚、顾鳌。这张名单中挂名的居多,真正抓权的是张镇芳和“自甘委屈”只当会计科主任的袁乃宽。

“大典者,登极大典。”朱启钤先致开会词,“千古盛举,经纬万端,真不知道该先从哪里着手?好在袁主任才大心细,有许多要务,已经分别进行,现在就请袁主任先报告。”

于是袁乃宽咳嗽一声,站起来说道:“事有缓急,费工夫的事要先办。登极大典,应在太和殿敬谨举行,所以修葺三大殿的工程已经开始,各位



进出,想必已有所见。太和殿奏旨改为技运殿,御座新制,亦已交商动工。其次是龙袍,工程浩大,也不得不早早发包。此外各事,确如主席所说的‘经纬万端’,要请大家商量规定,分头赶办,估计完工时间,才好选定大典吉日,奏闻请旨。不过,不管办什么,非用钱不行,所以我职责所在,拟了一份预算,请主席交议。”

这个称为“大典专款”的预算,一共分为甲乙丙三大类,甲类是“筹安会经费”,共两百五十多万;钱早已用出去了,属于追认性质。乙类是“三殿工程费”,两百七十多万,由袁乃宽经手,亦早已在动用了。所可审议的,只有丙类。

丙类称为“登极费”,以下又分三款,第一款的名目叫做“御用品”。朱启钤看着单子念道:“龙袍两袭,祭天用、登极用各一。全身真金丝织,遍嵌珠宝。祭天用龙袍五十万元,登极用龙袍三十万元,两袭共八十万元。”

“什么?”大典筹备处处员之一、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大声问道,“两袭龙袍就要八十万元?”

虽只是问得一声,但已语惊四座,袁乃宽便起立解释:“这是无价之宝,不要说八十万,八百万也用得上。别的不说,只说所嵌的珠宝,价钱就不得了。”

叶恭绰也自知这句话问得不合时宜,问得毫无用处,所以连连点头,表示袁乃宽说得有理,同时答道:“是、是!幸亏不是嵌金刚钻,不然八十万还真不够。请主席再往下念吧!”

“御玺一颗,十二万元。”朱启钤放下单子说道,“提到这件事,我则有个看法,御玺似乎不必新铸。”

朱启钤认为玉玺不妨以现用的总统印改造,倒符合旧邦组新之义。但也有人,应该取清朝的国玺改制,这可以表示帝位是由清室移让,不

是取之于民国，比用总统印改制更为合适。

“主席、主席”，列席的礼制科长郭则澐举手问道，“可否容我发言？”

玉玺由礼制科主办，郭则澐有话要说，自然该听一听，朱启钤便准他发言。

“皇帝玉玺与传国玺不同。”他说，“历朝都是新制，用旧印改造不吉。用亡清遗物，更非熙朝所宜，请与会诸公考虑。”

光是“不吉”二字，就可以将大家唬倒。玉玺不吉，凶兆自然应在皇帝身上，那个也不敢坚持用旧物。首先朱启钤就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的提议收回。现在再请郭科长说明如何制玺？”

“今上即位，乃光复汉家天下，所以玉玺应仿明朝的仪制。按：明朝玉玺共九颗，由内尚宝监女官收掌。九玺的印文不同，各有所用。”郭则澐从容念毕明朝九玺的印文及用处，接着又说：“古者天子一尊，四海外国，皆其臣庶，所以仅用‘皇帝之宝’一玺，即可统御一切。如今各国并立，对外的国书，不能用不立国名的玉玺。所以本科多方研究，建议先制两颗玉玺，一曰：‘皇帝之宝’，专用于对内；一曰：‘中华帝国之宝’专用于对外。这两颗玉玺预定明年元旦启用，年内为日无多，亟应加紧进行。”

这是催促通过预算之意，朱启钤点点头说：“钱倒是现成。不过国玺必用美玉，只怕一时难以物色。”

“说来巧得很，也是邦家之瑞，今上的洪福。”郭则澐喜孜孜地说，“京东玉田县有一家旧家，他家先人是明朝的内官，家传数品长方良玉。我已经派人去看过，颇为适用；他家什么珍藏了三百年的镇宅之宝，亦愿出让。只要预算一通过，立即购办，正好赶上建元之用。”

“玉田得玉，好口彩。”袁乃宽知道礼制科在这几方玉上大有好处，自己捞得不少，也得替旁人着想，所以很起劲地敲边鼓。“十二万元，真正不

贵！美玉是无价之宝，能觅得着，就是国家之福。”

于是，购玉的预算通过了。接下来谈“御用品”中的全副銮驾，修理费预算二十八万。“好家伙！”叶恭绰又忍不住开口了，“修一修二十八万，新置该要多少？”

于是郭则澐又有辩解。“这是有成案可稽的。”他说，“光绪十五年大婚，修理全副銮驾，内务府报销四十万银子。银子比银圆值钱，物价亦大非昔比。”

“而且，”叶恭绰接口说道，“银圆照银子的数目，还打了个七折。”

在座的人都笑了，这笔预算也就在谈笑之中过关。接下来又是“典礼费”和“办公费”，预算一律从宽，宽得令人生羨生妒。光是吊在衣襟上的徽章，就是纯金铸造，而且从处长到工友，一律如此。

* * *

这个会开到天黑方罢，朱启钤和帝制派的要角接着还要开另一个会——袁世凯亲自召集的“御前会议”。与会的一共只有十个人：梁士诒、杨士琦、杨度、张镇芳、段芝贵、袁乃宽、周自齐、顾鳌和朱启钤。

不知是做作，还是真的有虎尾春冰的戒心，袁世凯的神色很严肃，甚至有些忧愁。他默无一言地在会议桌的一端坐定以后，望着两面垂手肃立的十个人说道：“你们也坐吧！”

“是！”大家同声答应，但都觉得不大自然。前清皇帝召见，都是长跪候旨，如今不但不跪，还有座位，祖制逾分，反令人不安。

“承全国国民爱戴，教我无可诿避，我也只好跳火坑了。”袁世凯环视左右说道，“我的心情实在沉重得很。”他摇摇头，又强自打起精神来。“如今已成骑虎之势，多少大事，要靠大家同心协力。我们君臣一德，各位有